

宜大承气汤。惟虚者不可重虚，姑宜葛根芩连汤加绿豆，以清下陷之热，而兼消丸药之毒。

粉葛根一两五钱 淡黄芩三钱 川连一钱
绿豆一两 生甘草一钱

姜佐景按：吾师所谓小便已阴疼，宜大承气汤者，义详《伤寒发微》。

本汤之加绿豆，与葛根汤之加粳米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本证当用大承气汤，以其虚，故退一步用葛根芩连汤。前案，以其实，故进一步合承气法。能进者病以速愈，能退者疾乃无危。夫进退之法，兵家之事也，今吾于医术亦云。且凡百证治皆然，第于本案发之。

前案为进，本案为退，故曰攻有进退。

“下利之脉多沉迟，为其寒湿下陷也。若沉迟之脉，转为滑疾，则阴脉转阳，其病必腹痛拒按。反之，言转也，谓脉之本不如是也。病固有前一日甫用附子理中汤，后一日即当用大承气汤者。予昔年治江阴街肉店范姓男子亲见之。盖湿以下利而日消，寒以温药而顿尽。胃中宿食，不能与之俱去。故前此之缓痛喜按者，一变而为急痛拒按，则舍大承气汤外，岂复有愈疾之方治乎。”

曹颖甫论述了“病固有前一日甫用附子理中汤，后一日即当用大承气汤者”的道理。因为下利之脉多沉迟，阳虚寒湿下陷，当用温药。但是，“湿以下利而日消，寒以温药而顿尽”，此时出现脉反滑，腹急痛拒按，则为寒湿转化为湿热，当用大承气汤。曹颖甫在这里指出，运用温阳散寒和苦寒攻下两种治法之间的转换，要求十分果断，但是这种果断建立在准确的辨证基础之上。

“徐姓妇，上海小西门屠肆妇也，年三十余。五月间患病，其初起病状不可知，既而发热，汗出不解。延他医治之，投以银翘桑菊之类，数剂不应，辗转无策，乃求治于余。按其脉，数大有力，知其为阳明证，询其大便若何，屠者曰，初病便不能食，日饮米汤，今不饮食者三日，五十日不大解矣，心下痛不可忍，汤药入口即吐。